



张法贵 著

江海情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2

江 海 情

张 洁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 815710

印刷者：济南历下印刷二厂印刷

※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75印张 插页 306千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

ISBN 7-5329-0605-1

I·535 定价 6.35 元

目 录

铁匠庄传奇·····	(1)
泰山的子孙·····	(46)
穿枣红裙子的罪犯·····	(99)
老主任矫正鸳鸯谱·····	(143)
女经理·····	(189)
存公爹·····	(221)
龙山趣话·····	(235)
稻香村传奇·····	(260)
珍珠·····	(293)
奇特姻缘·····	(307)
约会时间·····	(322)
八亩三分田·····	(334)
同步新曲·····	(343)
他从军旅中来·····	(354)
江海情·····	(363)

铁匠庄传奇

电影文学剧本

一

夏夜。一团乌云遮住下弦月，四周的山峦、树木、村庄都隐在朦朦的灰色中。座落在胡山脚下的铁匠庄传出几声狗叫……

一条黑影绕过庄前老君庙，又穿过几条胡同，最后停在一幢破旧的宅院前，敲响大门。门里响起问话声：“谁？”

黑影回答：“我。”大门打开，黑影进院，他行动显得机警敏捷。灯光下，黑影看着对方：“万民大哥，你不认识我啦？”

赵万民借着灯光仔细一看，“啊”地一声叫起来：“林建，恩人！”说着就要下拜，林建急忙扶住。

林建不到四十岁，穿一身农家粗布衣，方脸膛，两只大眼睛动着刚毅的光芒。赵万民约六十岁，中等个儿，长得一副憨厚样，典型的章丘铁匠打扮。

赵万民满心感激地：“要不是你，俺这条老命早就扔在山海关火车站啦！”

林建：“快别这样讲，应该说你的福份大。”

赵万民摇了两下头，表情悲戚地：“俺那趟关东闯得实在不上算，丢了儿子，又险些送了老命。”

林建：“这都是世道逼的。”他扫一眼屋里，忽然想起来，“灵妮儿呢？”

赵万民：“睡了。”停了下，“丢了个儿子，却拣回来个孙女。”

林建：“没有你，那孩子早就死在车轮底下了。”

赵万民叹口气：“那孩子命也够苦的了，父母都死在日本讨伐队手里。”

林建略带愤怒地：“鬼子给咱们带来的灾难太深重了！”停了下，“打从关东回来，铁匠炉又支起来了么？”

赵万民点着烟：“支是支上了，可没干正经活路。”

林建略惊地：“那干了些什么呢？”

赵万民：“住在阎家峪山镇的日本人要修筑工事，逼着我们打镐头，打钎子。汉奸大烟鬼三天两头来催活儿，逼得人简直没法过！”

说话间，万民老伴儿也穿好衣服走进来。赵万民忙给林建作介绍，接着又对着老伴儿：“林建兄弟准饥困啦，快下碗荷包面来！”

林建忙起身：“我不饥困。”

赵万民按他坐下：“天这么晚啦，还能不饥困？”老伴儿走去。

林建只得又坐下，等着赵万民点燃一袋早烟，稍放低了声音：

“这次我来，有一件大事——”

赵万民看着林建：“尽管讲。”

林建将身子向前倾斜着：“咱章丘县成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，眼下急需要武器。”

赵万民猜到了八分：“你说是让俺打枪支？”

林建忙点头：“章丘铁匠名满天下，手艺高强独一无二，我想一定能行。”

赵万民略一沉思：“要打啥武器？”

林建：“在一个月內打出十挺机枪。”

老万民面带难色地：“这种活儿怕是难做。”

林建微微一笑：“你要是喊难，全铁匠庄怕是没有敢撑的啦。”

老万民想了想：“也不一定。你等等，我去把万海兄弟叫

来。”说完，老万民紧了紧腰带离去。

一阵枪声传来。

万民老伴急忙走进来：“快藏一藏，准是大烟鬼又领着日本人来搜查了！”

林建果断地：“不，我得马上走。你转告万民大哥，队伍急着用武器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。对，明天这时候我派人送枪样儿来。”他走出门去看了看情势，又返回来：“再告诉万民大哥，所有的原料都要自己弄。”

又是一阵枪响。

林建的影子迅速投入茫茫夜色里。

饭房里，煮着面条的砂锅正在沸腾……

二

晨，庄外老君庙前。

枣花飘香，槐花吐艳。几只“长尾巴狼”从庄外飞来，落到庙前槐树上，碰落几片花瓣儿。

二十来个中青年铁匠正在这里集合，祭祀他们信奉的老君神。

神像前，香烟缭绕；神案上供品累累。

只见被大家公认为族长的老万民带头跪下，连叩三首，高声呼喊：“老君爷在上，弟子在下有礼！”

其余人一同跪下，叩头……

祭祀完毕，老万海站在众人面前。这人58岁、大高个儿，长眉毛，两目炯炯有神，说话铜声大嗓。他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遍，稍压低声音：“昨晚上队伍来了人，叫咱们在一个月內打出十挺机枪。”

老万民补充一句：“只拿给咱一挺机枪做样儿，其它都要咱自家想法弄。”

老万海看着众人：“大家权衡权衡，这任务能不能完成？”

人群中议论纷纷：

“俺的娘，这机关枪是啥样，俺还不知道哩。”

“听说是歪把的。”

“料倒好办，就是这技术关不好过。”

“咱连台车床都没有，怎能干成这营生？”

老万海把话接过来：“要是等有了车床、机器再动手干，咱早成了亡国奴啦。这个年月，讲不了那么许多，只要有两只手就得干。咱是老牛上了半山腰，给赶到这儿了。”

话音没落，就有人喊起来：“为了抗日救国，再难咱也干！”

“对，再难咱也干！”

“豁上不吃不睡也完成任务！”

老万海高兴地拍着身边一个小伙子的肩膀：“这才是咱章丘铁匠说的话！”老万海低声向老万民：“到火候啦，调兵遣将吧！”

老万民微微点一下头，开始庄严地发号施令。

三

在通向阎家峪方向的路上。十辆空独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走着。车轮和车轴不停地发出咯咯噔噔，吱吱呀呀的声音。

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汉子，他是老万民的长子叫赵国臣。此人性情极象父亲，沉稳、庄重、有心计。

走在最后面的是老万海。他穿着一双牛皮底的老山鞋，迈着坚定、有信心的步子。其余的都是选出来的精明强干的汉子。他们急促地走着，个个步子迈得又快又大……

通向普集镇去的官道。铁匠庄的三个汉子快步如风地走着。

走在中间的是万民家的老二，叫赵国君，不到30岁，身子粗壮有力，虽不及哥哥精明强干，却也有些胆量和智慧。其余两个

都是与赵国君心投意合的铁匠哥们儿。他们分一左一右，好象他的两个保镖。

左边的一个：“二哥，你想出的办法真棒！”说着向老二伸大拇指。

右边的一个：“可不能露给万民叔。”

赵国君：“要捂得严严实实！”

三人直向前走去。

阎家峪。

十辆独轮车走向敌人哨卡。

站岗的汉奸端起枪学着日本鬼子腔调儿：“什么的干活儿？”

打头的赵国臣将车子停下，擦了把脸上的汗水，沉着地：“俺们是铁匠庄来运炭和铁的。”

哨卡上一个汉奸操着一副公鸭嗓子：“原来是些臭铁匠，上他妈这儿来运什么铁和炭呀？”

一个铁匠要发作，老万海暗中碰了他一下，意思是让他忍耐着点儿。

另一个铁匠却忍不住回了公鸭嗓一句：“你的嘴吃狗屎了吗？要是章丘人的话，你老祖宗跑不了也是铁匠！”

“公鸭嗓”恼羞成怒，正要向铁匠奔来，老万海忙赶上来拉住：“老总，他年轻不懂事，请多包涵。皇军不是让俺们打修筑工事的镢头、钎子吗？俺就是为这来运料的。”

“公鸭嗓”一听“皇军”二字，便象瘪茄子一样蔫了。这时鬼子小队长坂野闻声从屋里走出来，他打量了铁匠们一阵，用不熟练的中国话问道：“你们来了多少人？”

老万海做了个手势：“整十个。”

坂野小眼睛一转，命令身边的大烟鬼：“你的看看，真假？”

汉奸大烟鬼长了一副刀条小脸儿，颜色象张烧纸，看不出半

点儿血色。在坂野面前他腰弯得象一只才出水的大龙虾。他把铁匠们挨个儿打量一番，转过身来：“太君，他们统统是铁匠庄的。”

坂野放心地点点头，命令哨卡放行。

大烟鬼和另一个汉奸带领他们去仓库。

路上，大烟鬼看着赵国臣：“头晌午怎么没来？”

一个铁匠抢着回答：“头晌午没倒出功夫。”

大烟鬼：“还有比皇军的活路再重要的？”

赵国臣：“俺得修修车子。”

大烟鬼：“贪黑走路，保险么？”

老万海听他话中有话，急忙地：“怕不保险，让皇军派兵护送好啦！”

大烟鬼翻了翻眼珠儿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仓库。有一个鬼子站岗。

大烟鬼上前说了几句，鬼子便将大门打开。

铁匠们望着这里堆成山的煤炭和钢材，个个心发痒，眼发亮，就好象看见这里摆着一挺挺打成的机枪。

铁匠们贪婪地往自己车上装着。

大烟鬼：“忙什么，过过秤！”

老万海：“太君不是说任着俺们使吗？”

大烟鬼奸狡地看着老万海：“任着使？任着使也得有个数儿。谁还不知道你们这些黑锤子见着这玩艺儿就眼热。”

铁匠们只得忍气吞声去过秤。

过完秤，各自推起满满的车子，离开仓库。

大烟鬼又学着日本人的腔调：“回去后加紧干活儿，怠工的不许！”

铁匠们低声骂着：“给日本人当了两天的狗，就他娘的不会说中国话了！”

“这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姦种，到头来决不会得好死！”

又来到哨卡。

坂野打量着车子，冲着大烟鬼：“你说要不要护送他们回去？”

大烟鬼点头哈腰：“要，要，一则眼看天就黑下来，土八路一定会出来活动；二则铁匠们鬼心眼子多，得防着他们点儿。”

坂野：“另外，去的人要监督他们连夜动工干活儿！”

大烟鬼忙点头：“是，是。”

坂野指着大烟鬼：“你的护送！”

大烟鬼一是怵头这二十多里的山路，再是惧怕铁匠们那一双双愤怒的眼睛。可是他又不肯违抗坂野的命令，一时间挠耳抓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忽然，他小眼睛一亮，计上心来：“太君，本来我愿意亲自押送……可是……太君，还是让我派两个弟兄去吧！”

坂野立楞着眼睛、蛮横地：“不行，你的亲自去！”

大烟鬼吓得一哆嗦，又笑容可掬地：“太君，你看，太阳往西转去啦，今晚上给太君陪夜的花姑娘还没找好呢。”

坂野听完，脸上的怒容顷刻变成笑容，拍了大烟鬼肩膀一下：“你想得很周到，那就不用亲自去护送啦！”

大烟鬼说了声：“谢谢太君！”马上转过身对着“公鸭嗓”和另一个长着一副驴脸的汉奸下令：“去，带好武器，马上押送铁匠们回庄！”

两个汉奸虽然心里十分不愿意，嘴上也不敢说什么，只得懒洋洋地跟着铁匠们走去。

半路上。

“公鸭嗓”和“驴脸”嘀咕了几句，向铁匠们喊：“停下，停下！”

铁匠们都停下来，等着他们说话。

“公鸭嗓”冲着老万海摇晃了几下脑袋：“难道叫我们两人

白保护你们一路？”

“驴脸”：“是啊，天下哪有这等便宜的事！”

老万海知道他们要勒索，却故做不明白：“这可不是为保护我们，这是为保护皇军的原料。”

“公鸭噪”好笑两声：“说得真好听！”

“驴脸”：“少废话，一个人交多少保镖费吧？”

赵国臣带气地：“要保镖费，向你们皇军要去！”

“公鸭噪”恼羞成怒，上来打了赵国臣一枪托。老大正想还手，被老万海死死拉住。

老万海朝着“公鸭噪”：“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手动脚呢？”

“公鸭噪”：“不交保镖费，别怪老子不客气！”

老万海：“俺们出来运料，谁能带着钱呢？”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摸出张票子：“先给弟兄们个烟钱，等到了庄再交保镖费。”

“公鸭噪”见钱眼开，忙改了口气：“那就原谅你们这一回。”

“驴脸”：“到了庄每人交大洋一块！”

老万海满口答应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车子排成长蛇阵，不快不慢地走着。

两个汉奸背着枪，一前一后跟着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两汉奸不住地吆喝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

车子爬上一道山梁，走下一道山坡，进了一个采过石头的山石窝儿里。

老万海咳嗽两声。

走在“公鸭噪”身边的车子歪倒下来。

走在“驴脸”身边的车子也歪倒下来。

两个推车的铁匠几乎同时分别向汉奸：“老总，帮忙扶扶车。”

俩家伙不知是计，分别帮铁匠扶车。

就在这时，两根铁棍分别对准他们的脑袋砸去，他们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象死狗一般倒在路上。

铁匠们卸下他们的武器，把两具尸体拖进土坑里掩埋起来。

老万海吹了声口哨，刹时从山石窝儿里走出十条汉子。

老万海催着他们：“快，把料推回庄去！”

十条汉子接过车，一阵风似地走了。

老万海追了几步，又嘱咐：“要把料藏严实，防备坂野去搜查！”回过身来对着原来的人：“走，回山锁！”

山镇陶家峪。

老万海站在坂野面前报告：“太君，大事不好。我们走到半路，突然从山石窝儿里钻出一支八路军队伍，不光抢走炭和钢材，连两位老总也带走了。”

坂野盯了老万海一阵，突然抓住他衣前领：“你的撒谎，八路的没有！”

大烟鬼也帮腔：“是你们把太君的钢铁煤炭藏起来了！”

老万海镇定自若地：“就算俺们藏起钢铁，两位老总怎么好藏呢？”

坂野：“枪声，为什么没有？”

老万海：“两位老总一见大队八路就打哆嗦，还没来得及开枪就给俘虏了。”

坂野扔开老万海，向他的部下发令：“集合！”

大烟鬼走上来：“太君，八路的十分狡猾，夜晚行动万一遭了埋伏……。”

坂野觉得有理，只得收回命令。

坂野象只困兽般在原地转了两遭，突然发疯地狂叫：“铁匠，统统地押起来！”

夜，普集镇通往铁匠庄去的路上。

赵国昌等三人向铁匠庄走来。他们扛着一只长长的帆布口

袋，口袋里不时地在动，显然是装着个活人。

他们故意避开官道，走上山间小道。人人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。

四

铁匠庄。

· 一盘铁匠炉。炉火正旺得象一朵盛开的莲花。

· 铁匠兴高采烈地：“昨晚那一仗真过瘾！”

另一铁匠：“得了十车料，收拾了两个祸害，还得了两支枪！”

· 铁匠：“这叫一举三得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另一盘铁匠炉。炉火红得象盆绣球。

赵国臣停住手中的锤子：“坂野再狡猾，最后还是上了咱万海叔的当！”

另一铁匠：“这叫狐狸再狡猾，也斗不过好猎手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又一盘铁匠炉。炉火才点燃，滚滚浓烟象是腾空跃起一条黄龙。

· 铁匠：“万海叔告诉咱，明里给鬼子打修筑工事的工具，暗里给咱部队打机关枪。”

另一铁匠：“咱得有个布置，好应付着鬼子汉奸来查。”

再一盘铁匠炉。炉火歇息，正蕴育着一团更强烈的火焰。

老万海和老万民蹲在地上，精心打磨着才打出来的几件零件。在他们面前，摆着部队送来的那挺枪样儿。

老万海抬头看着老万民：“那天，是你叫老二上北山的吧？”

老万民：“我是让他找找他舅，问问他打没打过枪，好讨些办法来。”

老万海：“他怎么没去？”

老万民：“去是去来。说是拐了个弯儿上别处去了。”

老万海再没言语，但神色里出现疑问。

庄外老柏树上。

12岁的灵妮儿在放哨。忽然她发现三个家伙远远走来，灵妮儿急忙跳下树，向庄里跑去。

灵妮儿跑过几条胡同，边跑边吹“鼓哨子”。原来凡是打机枪的铁匠家大门口儿都有站岗放哨的，他们听见“鼓哨子”声后立刻进屋报信。

大烟鬼和两个汉奸走进庄来。

三个人闯进有铁匠炉的一家。这是赵国臣的宅子。

三个家伙没看出破绽。

三个家伙走出赵国臣家，又走进另一家。

灵妮儿也跟进去。这是云建的宅院。

三个家伙见摆在那儿的都是给“皇军”打的成品或半成品，没有说什么。

一个汉奸从炉卡台上发现一只弹簧，他拿给大烟鬼看。原来这是做废的·一只机枪上的弹簧，云建着慌忘了藏。

铁匠们正捏着一把汗。

突然，灵妮儿将弹簧一把抢过来：“这是俺玩的，刚才放到这儿啦！”

大烟鬼指着灵妮儿眼一瞪：“胡说，什么你玩的？”

灵妮儿：“就是俺的嘛。那是我跟干妈赶集拣的。不信你去

问问！”

老万民也走上来：“是孩子拣的，她常跑到这儿来玩，不知怎么掉到这儿啦。”

一铁匠也趁热打铁：“灵妮儿叫我给她烧烧拉长，我早给她忘到脑后去啦。”

另一铁匠：“都是因为给皇军打工具忙的，什么也顾不上！”

灵妮儿走到炉前：“你现在就给我拉长，现在就给我拉长。”说着把那只弹簧投进熊熊的炉火中。

大烟鬼消除了怀疑，看着老万民：“快，凡是给皇军打工具的人统统集合！”

铁匠庄大庙前的空场地。

三十来个铁匠来到这里。

大烟鬼看着老万民：“人都全了吗？”

老万民点点头。

大烟鬼往人群里扫了一眼：“你的儿子呢？”

老万民指着赵国臣：“那是老大。”又指着哑巴：“那是老三。”

大烟鬼：“老二呢？”

老万民一时找不到，正发急。

老万海忽然走上来：“我叫他上官庄借风箱去啦。”

大烟鬼眨巴着三角眼：“给你借什么风箱？”

老万海：“他是俺的侄子，怎么指使不着？”

大烟鬼噎了脖子，蛮横无理地：“别人的儿子，就不许你乱指使！”

老万民和事地：“算了，以后注意着点儿不就是了，有啥话请向大伙儿讲吧。”

大烟鬼朝着众铁匠装猫作狗地干咳两声，拖着腔调儿：“皇

军帮助咱们建立皇道乐土，我们有钱应该出钱，有力应该出力。皇军看在你们手艺上，让你们打修筑工事的工具，你们就应该竭诚出力。谁也不许耍奸擦滑，更不能利用皇军的原料打别的营生。如果一旦发现，立刻送交皇军处理……”

散会了，人们各自离去。

老万民碰碰老万海：“你真指使老二了？”

老万海：“哪里，我是胡编。”

老万民：“他又上哪儿去了呢？”

两人脸上显出重重疑虑。

老万海：“我看咱庄的小元龙直围着大烟鬼转，往后得提防着他点儿。”

老万民点点头。

五

在主题歌声中，出现以下画面：

炉火熊熊，铁匠们正烧铁。

火星四溅，铁匠们正打铁。

铁锤声声，铁匠们正精细地加工机枪零件。

磨盘飞转，铁匠们正用土制的钻床加工枪筒。

老万民和老万海正在把各部零件组合一起，装成一支完整的机枪。

庄头老柏树上，灵妮儿聚精会神地放哨……

大门口儿，家属们竖着耳朵听声音……

一支崭新的，但却比较粗糙的机关枪终于诞生了。

铁匠们轮着拿过去打量，就象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婴儿。

灵妮儿拉着二婶春花也挤上来看新鲜。

灵妮儿盯着老万民：“爷爷，啥时候试枪啊？”

老万民：“明天就试。”

灵妮儿跳着拍起手：“明天试枪啦！明天试枪啦！”

老万海疼爱地捏捏灵妮儿的小脸蛋儿：“小机灵鬼儿，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呢。”又看看春花：“她二叔又没影儿啦？”

春花点点头。

老万海：“你没问问他，到底去做什么？”

春花：“他不说明。问急了就是那句老话：‘你放心好啦，俺不会去做对不起祖宗的事’”

老万海：“你再注意他点儿。那是个楞头青！”

春花点点头。

一条山谷，铁匠们赶来试枪。

他们把机枪支在堆好的石头上。

一条绳子拖得老长，一端系在机关枪的板机上，另一端攥在一个铁匠手里。

众人只等着老万民发号施令。

老万民检查了又检查，最后认定万无一失，才把手高高地举起来。

个个屏住气。随着老万民的手落下，攥绳的铁匠猛地一拉。由于用力过重，机枪被拉下石堆，并没有响。

老万民走上去看，却见板机没有动；他又弄了弄，把枪重又支好。

老万民离开机枪，又把手举起来。

老万民喊了一声，把手落下。

那铁匠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地拉了绳。

机关枪轰地一声响。

人们跑上去看，却见那玩艺四分五裂地落在地上。